



情到刻骨， 原来如此， [下]

她望着眼前的男人，
一字一顿，
无比清晰地说，
我只想要你去死！

丁
潇
潇
著

他，霸道军阀大叔 她，温婉江南闺秀

在那乱世，谱写一曲民国虐恋悲歌

少女与大叔的末世虐恋 / 凄美跌宕的民国爱情长篇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情到刻骨，
原来如此
[下]

丁潇潇
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长春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到刻骨, 原来如此 / 丁潇潇著. —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385-9282-5

I. ①情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8372号

情到刻骨, 原来如此

QINGDAOKEGU, YUANLAIRUCI

出版人: 刘刚

策划: 师晓晖

责任编辑: 熊晓君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开本: 70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32

字数: 506千字

版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出版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
电话: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 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定价: 49.80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录



第十二章 囡囡

001

第十三章 分离

044

第十四章 冰释

076

第十五章 静蓉

105

第十六章 生子

148

第十七章 寻夫

182

第十八章 战争

211

第十九章 断守

228

第二十章 尾声

242



第
十
二
章

凶
凶

看见她睁开眼睛，护士立刻回头对丫鬟道：“快去告诉司令，夫人已经醒了。”

丫鬟应声，匆匆出了卧室，向贺季山禀报去了。

“夫人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护士上前，俯身轻声问道。

沈疏影手抚上自己的肚子，艰涩地开口：“孩子……”

“您别担心，孩子很好。”护士知晓她心头所想，赶忙出声宽慰。

护士的话刚说完未多久，就听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卧室的门被推开，贺季山快步走到床前，见沈疏影醒来，眼里浮起一抹喜色，忙坐在沈疏影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伤口还疼不疼？”

沈疏影看见他，心里便一阵锐痛。她刚伸出手，还不等抚上贺季山的脸，便被男人一把握在手里。沈疏影望着他，只觉得心头愧疚极了，忍不住沙哑着嗓子，说道：“我又给你添麻烦了……”

贺季山听了这话，心头一软。他没有说话，只微微一

Qing dao
Ke gu,
Yuan lai
Ru ci

笑，伸出大手抚上她的脸颊，轻轻地摩挲了许久。

待沈疏影可以下床后，贺季山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水，亲自督战去了。这一走，便是两个多月，就连沈疏影生产，他都没有回来。

沈疏影在怀孕八个多月时，早产生下来一个孩子，绵绵不断的剧痛几乎要将她折磨得昏死过去。她紧紧攥着身下的床单，口中叫着丈夫的名字，青丝早已被汗水打湿，泪水流满了整张小脸，几乎熬尽了所有心力，这才为贺季山诞下一个孩子。

是一个女孩，生下来还不足五斤重，肢体柔弱，哭声细微，被奶娘包在小包被里，如同小猫儿一样，五官生得极为清秀，像极了母亲。

陆志河为孩子检查过，只道这孩子大概是因母体孱弱的缘故，有些先天不足，在喂养的时候需要格外精心，除此外与寻常孩子没有任何差别。

沈疏影躺在床上，听到柳妈将这些话转告给自己，泪水便“唰”地落了下来，说不清是喜悦，还是歉疚。

贺季山远在前线，收到自北平发来的电报，上面只有简单的六个字：母女均安，勿念。

他久久地看着那六个字，将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折好，贴身放在自己胸口，又回到了战场。

临水战事夜以继日，江南的刘振坤花高价自日本人手中购得了一大批先进武器，投入战场后，在这一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一时间辽军死伤惨重。贺季山不眠不休，与众人通宵达旦商讨，迅速改变作战方案，两军打起了持久战。

当贺季山从临水回到北平时，孩子已经快满月了。

沈疏影知道贺季山今日会回来，虽然还在月子里，却仍是挣扎着起身，将头发束在脑后，穿了件香槟色云锦旗袍，外面罩一件丝绣披风。孩子用小被子裹好，奶娘担心孩子着凉，又在被子外面搭了一件毛毯。沈疏影抱着孩子，静静地站在廊下等着贺季山。

看见男人下车，沈疏影眼中顿时一热。她的身子还没有养好，整个人站在那里，柔弱得如同一瓣雪白的梨花，仿佛风一吹，便会将她吹跑了似的。

贺季山看见她，眼里深沉似海，压抑的思念在见到她的一刹那尽数从胸腔里涌出，只让他再也抑制不住快步上前，将母女一并抱在了怀里。

沈疏影将脸埋在他的胸口，滚烫的泪水再也无法忍住，一滴一滴地落在贺季山的胸口，直到孩子在她怀里动了动，发出微弱的哭声。她慌忙从贺季山怀里抽出身子，刚要哄孩子，就觉得胳膊一松，女儿已经被男人的大手稳稳当当地抱在了怀里。

这是贺季山第一次看见女儿，眼见着孩子的小脸露在湘绣的包被外，白皙粉嫩，眉清目秀，样子分外可爱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，轻轻地掂着胳膊，眉眼间满是慈爱与温柔。

晚间，将孩子放在婴儿床上，贺季山将沈疏影抱在怀里，两人一块儿向襁褓中的女儿看去。

沈疏影伸出手，为孩子掖了掖被角，看着女儿粉雕玉琢的一张小脸，忍不住抿唇笑起来。

贺季山握住她的手，黑眸中既有怜惜，又有心疼。他望着沈疏影苍白的小脸，低声道：“辛苦你了。”

沈疏影听了这话，想起生产时受的苦楚，心里蓦然涌来一阵委屈。她垂下眸子，道：“你说过，在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会回来陪我。”

贺季山看了女儿一眼，唇角浮上一抹无奈的笑意，大手将沈疏影揽得更紧了些：“谁让这孩子来得这样早，你若不是早产，我现在回来岂不是正好？”

沈疏影闻言，便也觉得贺季山说得极是，她在怀孕八个多月时生下女儿，若没有早产，按日子也的确该在这几天生产。

贺季山抱着她，只觉得她的身子极轻，心里便一紧，只将她靠近自己的胸膛，轻声道：“我答应你，等你下一次生孩子，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。”

沈疏影脸庞微微一红，小手抚弄着他军装上的纽扣，低着头，只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贺季山见她眉眼间尽是羞赧的神色，白皙的脸颊上也飞上一抹红晕，可爱极了。他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，吻上了她的唇瓣，顾念着她还在月子里，不过是浅尝辄止。即使如此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，贺季山的眸光便似有团火在烧，松开她的身子时，气息都有些紊乱，只得将眼眸转开，看向婴儿床上的女儿。





“季山。”沈疏影轻轻地唤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男人的大手揽住她的腰肢，另一只手抚上女儿睡梦中的小脸。婴儿的肌肤娇嫩，他不敢用力，仿佛一摸就会把孩子摸化了似的。

“等下一胎，我一定为你生个儿子。”沈疏影说着，心里便微微地酸涩起来。虽然贺季山口口声声说儿子女儿他都喜欢，可像他这样的男人，谁不想要个儿子，以后能子袭父业呢？

贺季山将目光从女儿身上收回，见沈疏影的眸底满是黯然，他先是一笑，继而便将她的肩头整个揽住，声音里是低沉的温柔。

“别瞎想。无论是儿子也好，女儿也罢，都是我贺季山的骨肉，更何况女儿长得像你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心疼她。”他轻声哄着怀中的女子，眼睛的余光却是看向女儿。孩子的确像极了她的母亲，让他看着，眉目间便情不自禁地一派柔和。

沈疏影听了这话，心头微微踏实下来。她还在月子里，说了几句话便觉得心慌气短，很是疲倦。贺季山留意到她的神色，知道她定是累了，便将她横抱起来，送回了卧室，一直将她安顿好，看她睡着了他才走出来。

他推开婴儿房的门，见奶娘已经在床前守着了，看见他赶忙站起身子，刚要出声被他一个手势止住。他挥了挥手，示意她们退下，自己走向婴儿床，将孩子软软的小身子又抱了起来。

婴儿的身上有着淡淡的奶香，小小的身子软软的，甜甜地睡在父亲的臂弯里。贺季山抱着她，心里的喜悦无以复加，只在孩子的小脸上亲了又亲。这些日子他在军营里整日忙着战事，胡楂儿早已冒了出来，此时扎在孩子柔嫩的肌肤上，只让怀里的女儿皱了皱眉，终是“呜”的一声，哭了起来。

孩子的哭声细微，如同一只小猫，那软软的哭声快把贺季山的心都给扯碎了。他手忙脚乱地哄着女儿，高大的身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见床头放着一只拨浪鼓，便拿起来轻轻地摇着，终于逗孩子笑了。

听到屋里的动静，奶娘悄悄上前，透过门缝看去，只见贺季山脸上满是笑意，一边逗着孩子，一边小声笑道：“喊爸爸，喊爸爸就给你。”

说完这一句，贺季山似是自己都觉得好笑一般，唇角的笑意更深了，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声音十分爽朗。

这是他的女儿，是他们两个的孩子。

沈疏影刚动了动身子，就发觉自己被男人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她睁开眼睛，看到贺季山正和衣躺在自己身旁。熟睡中的他，将平日的戾气尽数掩下，唯独透着一份盛年男子的沉稳。

从不曾这般细细地打量过他，他身上依旧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虽是闭着眼睛睡在那里，却依然是剑眉星目，鼻若悬胆，五官轮廓十分硬朗，透出一股坚毅。

她伸出小手，缓缓地抚上贺季山的脸，抚过他浓黑的眉毛、高挺的鼻梁，最后落在那锋利的薄唇上。

耳旁是他均匀的呼吸，沈疏影在这一刻觉得从未有过的安宁与踏实，她忍不住仰起小脸，在男人的唇畔轻轻落下一吻。

这一吻刚过，就见贺季山虽是闭着眼睛，唇角却抑制不住地浮起一丝笑意，沈疏影瞧着，便知道他定是早已醒了。

她的脸上飞起两朵红云，刚要从男子怀里挣开，男人的大手却是一个用力，又将她抱了回来。

贺季山睁开眼睛，眼睛里漾着的，全是温柔的笑意。他支起身子，将沈疏影的身子尽数圈在自己怀里，低声道：“偷亲我？”

沈疏影的脸庞红得更深了，她不好意思地别开脸，露出肤若凝脂的侧颜来。男人看着，情不自禁地低下头，细细地吻了上去。而他的大手也不老实，探进了锦被里，抚上她绵软的娇柔，惹得沈疏影轻吟出声，赶忙去推他不安分的大手，用极低的声音说：“别碰这里，疼……”

贺季山一怔，抬起头，望着她羞红的脸，低哑开口：“怎么了？”

沈疏影垂着眼，乌黑的睫毛轻轻颤着，轻柔如娥：“陆医官说我身子不好，不能给孩子喂奶，这些天一直让我吃药，好把奶水回过去。”

贺季山闻言，大手将锦被轻轻掀开。沈疏影只穿着宽松的丝缎睡裙，方才因男人的抚弄，胸前的绵软处已被乳汁打湿，几乎将那一片丝裙都给浸透明了。

男人看着，眼眸倏然亮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他将睡裙撩起，俯下身，含住了那嫣红的一点……

贺季山虽说回到了北平，但有关前线的军报依然雪片似的，源源不断地传过来，只将他缠得分身乏术，虽说人在官邸，但陪伴沈疏影母女的时间依





旧是屈指可数。

这一日，沈疏影将孩子哄睡，却觉得全身倦怠得厉害，刚站起身，打算回卧室，就听门“吱呀”一声，贺季山已走了进来。

看见他，沈疏影便迎上去：“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？”

贺季山牵住她的手，两人一同走到女儿身边。贺季山先是俯身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亲，为她将被子掖好，继而站起身，看向沈疏影：“这几日太忙，都把孩子的满月给耽搁了，我已经让人准备了，后天给囡囡摆满月酒。”

沈疏影听了一怔：“满月酒？”

贺季山笑了，捏了捏她的小脸，神情既有怜惜又有愧疚：“咱们的婚礼都没有来得及办，这次说什么也要给囡囡好好地大办一场。”

沈疏影听他说起婚礼，心里便一酸，想起之前的种种，只觉得恍然如梦，倒更显得如今这一刻来得弥足珍贵。她将身子依偎在贺季山的怀里，唇角噙着浅浅的笑，轻声道：“我都听你的。”

贺季山揽上她的腰肢，俯身在她的发丝上印上一吻。

“等了这么久，总算是等到你出月子了。”两人温存片刻，男人的声音低沉下去。

沈疏影仰起小脸，便撞上了他幽黑的眸子，还不待她反应过来，贺季山便一个横抱，将她抱在了怀里。

“快放我下来，当心被人瞧见。”沈疏影一慌，生怕被外头的奶娘和丫鬟瞧见。

男人却是一笑，不由分说便抱着她大步走到卧室。

这一夜，自然是颠鸾倒凤，芙蓉帐暖。若不是顾念着沈疏影刚出月子，贺季山简直恨不得将她揉碎在自己怀里，抵死缠绵不可。

即使他已经克制了自己，到最后沈疏影已经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软软地贴在他的身上，任由他带着自己一次次沉迷……

翌日，沈疏影足足睡到午时才起来，简单吃了点儿东西，便赶到婴儿房去看女儿。

囡囡比起刚出生时已长大了不少，虽然身子仍是孱弱，比不得寻常的婴儿，可平日里很是乖巧，吃得也极多，眼见着一张小脸胖了起来，肉乎乎的可爱极了。

沈疏影爱怜地将女儿抱在怀里，趁着孩子醒来的空当儿，逗着她玩了好一会儿，还忍不住把女儿的小手从襁褓里拿出来，放在唇上亲了又亲。

未过多久，沈疏影却心慌意乱起来，全身都不自在。她站起身，将孩子递给奶娘，又细细地叮嘱了几句，便转身匆匆走出婴儿房。

回到卧室，她悄悄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镂花铁盒，打开后，只见里面放着一小盒药片，盒子上写的是英文，翻译过来是盐酸阿扑吗啡舌下片。她匆匆取出两粒，送到了嘴里。

药性发作得极快，只不过片刻工夫，沈疏影便觉得心里舒服了许多，慌乱的感觉逐渐消失，全身也不似方才那般疲倦了。

自从她伤好以后，她便再也离不开这种药。这一小盒的吗啡，还是她悄悄从护士那里拿来的。她简直不敢想，等这一盒吃完，她该怎么办，又要怎么去和贺季山说，想起来便心乱如麻。

她坐在床上，出了好一会儿的神，直到蕊冬轻轻地敲了敲房门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有客人要见您。”

沈疏影回过神来，却想不出究竟会是谁要见自己。她站起身，对着镜子简单地理了理鬓发，便打开门走了出去。

刚下楼，就见梅丽君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洋裙子，正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地坐着，见到她下来，方才舒了口气。

“丽君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沈疏影见到她，心里便一喜，赶忙上前拉住她的手。

梅丽君对着周围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还不是你家的那位大司令？我都来官邸好几次了，每次都被那些侍从拦在外面，只说司令下了命令，你身子不好，要静养，谁都不能进去见你。”

沈疏影笑了笑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沈疏影便拉着她上楼，去婴儿房看女儿。

梅丽君刚看到襁褓中的孩子，便忍不住赞道：“这孩子长得可真像你！多漂亮啊，幸好不像她爸爸。”

沈疏影听着，便嗔道：“像她爸爸怎么了？”

梅丽君逗着孩子，见她生气，便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：“最起码皮肤不能像贺司令吧，你瞧瞧你家贺司令，都快被晒成张飞了。”

前些日子天气酷热，又正值临水战事吃紧，贺季山每日里皆是亲赴前

线，在烈日下与士兵共进退，暴晒下的确是黑了不少，甚至那日沈疏影抱着孩子站在廊下等他回来，当看见他的第一眼时，便心疼得落下泪来。

此时听梅丽君说起，沈疏影虽然仍是觉得心疼，可终究也忍不住抿唇一笑，纤长的手指在梅丽君的眉心轻点一下，笑着嗔道：“就你会贫嘴！”

两人轻声细语地说着话，彼此都是十分开心，直到襁褓里的囡囡动了动身子，睁开了黑葡萄般的大眼睛。

见女儿醒了，沈疏影心头一软，将她从小床上抱了起来。瞧着孩子胖嘟嘟的小脸，梅丽君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好，老天保佑，这孩子平安无事，你想想你那时候吃了那么多药，我都替你担心。”

沈疏影抬起眼眸，不解道：“你当初给我的，不是维生素吗？”

梅丽君却睁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解：“什么维生素？”

沈疏影一震，刹那间便明白过来，想起男人的良苦用心，只让她连抱着孩子的手都在颤抖。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，望着怀中的女儿，泪珠“啪”地落了下来，滴在孩子身上的毛毯上，眨眼间不见了踪影。

贺季山手握重兵，操纵内阁，权倾天下，就算说大半个江山在他手里也不为过。此番他的女儿要摆满月酒，自是极尽奢华。那极致的排场，冠盖京华，不仅令整个北平老百姓瞠目结舌，就连那些军政要人、富贾名流也莫不叹为观止。

前来祝贺的车辆，不仅将官邸前的街道占满，更是将附近的几条街都停得满满当当，许多宾客只得从车上下来，步行至官邸。

何德江一早便忙得不可开交，整个警察厅的警员全部出动，连同贺季山的近侍卫戍，一起维护着治安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大街上的行人也早已被清走，无数的百姓只得聚在斜街窄巷里，对着官邸的方向引颈张望，期冀可以看到一二。

官邸因为囡囡庆祝满月，也布置得十分漂亮，万国旗早已挂了出来，树上也挂满了彩条灯笼，透着一片喜庆。

西洋乐队早已在大厅里引弦待奏，各大报刊的记者也都蜂拥而来，却被阻挡在大厅外。仆人们鱼贯而出，将客人都招待得宾至如归。

眼见着大厅里衣香鬓影，各界名流齐聚一堂，就见一道颀长的身影踏步而来，见到他，立刻有人小声低呼：“霍爷来了。”

一袭深色西装的霍健东俊挺如昔，甫一踏进官邸的客厅，便有数人上前与之寒暄，其中又以谄媚者居多。

因是女儿的满月酒，贺季山今日没有穿军装，而是穿了一件英伦式的长款黑色礼服，他的身材本就极其挺拔魁梧，穿上这身衣裳只显得格外出众，将平日里身穿戎装时的威严尽数掩下，平添了几分绅士风度。

他的大手揽在沈疏影的腰际，沈疏影怀中抱着女儿，一家三口，自楼上款款而下。

原本热闹非常的大厅，在见到他们的瞬间顿时安静下来。

沈疏影穿着一件水红色的乔其纱旗袍，她平日里极少穿得这样艳丽，秀发在脑后绾了一个低低的发髻。那般鲜艳的颜色，衬托着她如花似玉的一张小脸，竟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今日不是孩子的满月酒，而是她的大喜之日。

她乖巧地倚在丈夫的臂弯里，怀中稳稳地抱着粉妆玉琢般的女儿，唇角抿着浅浅的笑，那一身旗袍将她曼妙的身形勾勒得清清楚楚，让她看起来少了几许少女的稚气，多了几分少妇的妩媚及初为人母的温婉。

众人看着她，心里无不暗暗赞叹，将军美人，自古良配。

贺季山心情极好，揽着沈疏影刚下楼，众人便围上来，口中自是说着恭贺的话。一些女眷瞧见了孩子，更是把孩子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。沈疏影自是不自在，贺季山听着，唇角的笑意却是更深，望着女儿的目光中是满满的怜爱。

未过多久，贺季山见宾客太多，怕会扰着孩子，便让沈疏影抱着孩子领着女眷去了一旁的客厅，自己则留下来招待宾客。

那一种繁华，如梦似锦。

官邸的喧闹一直持续到了晚间，沈疏影抱着孩子上楼，身旁只跟了几个相熟的女眷，梅丽君自然也在。

茶几上摆满了各式点心，奶娘将囡囡喂饱，又抱了过来，送到沈疏影怀里。

囡囡今天并没有被包裹着，而是披了一件西式的羊呢斗篷，小小的脸全露了出来。女眷们拿着玩具逗她，她伸出肉乎乎的小手，想去抓那玩具，憨态可掬的模样将众人都逗乐了。

到了晚膳时分，官邸的大厅与后院铺满了红毯，每一处都是灯火通明，整座院子每隔一小段的距离便摆了一盏落地宫灯，从屋子里牵了电线出来，





与树上的彩灯一起，将整个府邸点亮，如同白昼。

柳妈领了几个能干的丫鬟，在一旁清点着宾客送来的贺礼，从早到晚，竟然还没有数完。

没过多久，便有老妈子上楼，告诉沈疏影烟花已经准备好了，司令请她抱着孩子去楼下观看。

沈疏影答应着，将孩子身上的斗篷掖了掖，一众女眷便跟在她身后，向花园走去。

贺季山见到她，便上前从她怀中将女儿接过，担心待会儿烟花太过绚丽，会伤着孩子的眼睛。贺季山将斗篷上的风帽为孩子戴好，另一只手则揽着妻子的腰。沈疏影见他心细，忍不住嫣然一笑，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，向着天空望去。

先是一声轻响，继而璀璨的光亮划破天际，火树银花，如同流瀑一般，飞如雨下，云霞般灿烂一片，点缀着黑丝绒般的夜空，如同琉璃一般明亮耀眼，华美至极。

沈疏影目不暇接地望着眼前的美景，不经意地转眸，却撞上了贺季山的黑眸。

他的眼睛乌黑如墨，亮若星辰，原来他一直在看她。沈疏影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便将脸庞转开，那被烟火照耀的小脸却是灿若云霞，美轮美奂。贺季山浅笑着，将眼眸转向天际，与她一起去看烟火。

看完烟火，便到了开席的吉时。这次贺季山为女儿大办满月宴，有许多远在关外的旧部提前得知了消息，都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。这些人原先便与贺季山极为熟悉，一个个又都是行伍出身，素来粗俗惯了，等开席后便都吵嚷着，要夫人将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瞧瞧。

贺季山便笑着吩咐，让人去请沈疏影。这些关外的汉子从前与贺季山一起打天下，又是许久未见，此时便都大咧咧地端起酒碗，去敬贺季山。

“司令，这可是咱们从关外带来的烧刀子，你怕是有好多年都没喝了吧？”其中一位身材结实的汉子举起一碗烈酒，双手向贺季山递了过去。

贺季山刚接过碗，浓烈的酒香便扑鼻而来，闻着便让人精神大振。他唇角噙着笑，朗声道：“来，这一碗我敬诸位！”

众人皆将碗高高举起，一口气便干了。烈酒下肚，只让人从喉咙一路烧到胸口，火烧火燎中，却又觉得十分过瘾。



贺季山只觉得痛快，关外的烈酒比起北平的酒更是劲头儿十足。他来者不拒，无论是谁来敬，俱是举起碗一口干。沈疏影抱着孩子过来时，就看见他正和众人兴高采烈地划着拳，礼服早已脱在一旁，只穿着一件衬衫，与平日里的不怒自威简直判若两人。

不知为何，她看着贺季山此时的样子，心里却是蓦然一软，忍不住微笑起来。怀里的囡囡此时也恰好醒了，在母亲的怀里睁着一双乌黑漂亮的大眼睛，向父亲的方向看去。

不知是谁最先看到了她，只一个立正，便大着舌头喊她“夫人”。接着，其他人也回过头来，看见她便都努力地站直身子，此起彼伏地开口唤她。

瞧着这些人站都站不稳的模样，沈疏影只觉得好笑，忍不住低眸，露出唇角一对甜美的小酒窝，怀中的孩子也是粉嫩可爱，母女俩站在那里，简直美得如画，就好像是天上的仙子，抱着童子下凡一般。

那些汉子向来都是粗枝大叶惯了的，再加上每个人都喝多了酒，此时见沈疏影俏生生地站在那里，便都惊为天人，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。更有甚者，口中一个劲儿地赞叹，只说司令有福气，娶了个这等美貌的夫人。

若换在平时，贺季山自是不悦，可今天因是女儿的满月宴，又与诸人许久不见，听了这些话，他便只是一笑，眼见着娇妻爱女，从心头涌来无限的爱怜。他对着沈疏影的方向伸出手，脸庞虽有醉意，但眼底依然是十分清醒的。因喝了酒的缘故，那一双眸子更是神采奕奕，雪亮非凡。

“来。”他温声开口，不等沈疏影走近，自己就迎了过去，揽着她的腰肢一道走到桌边。诸人见孩子可爱，皆嚷着要抱一抱，被贺季山一口回绝，任由大伙儿就连关外的方言都说了出来，言下之意便说他护孩子，而他也不过是淡淡一笑，看着女儿的目光中满是疼爱。

空气中满是酒味儿，贺季山担心会熏到孩子，只让女儿露了个脸儿，便唤来奶娘，将孩子抱了回去。

见他对孩子这般爱重，众人便都嘻嘻哈哈的，更有胆大者，趁着酒意道：“司令怎跟没见过孩子似的，又不是儿子，一个闺女，你也宝贝。”

听了这话，贺季山也不生气，只一笑了之。沈疏影心里却有些不好受，幸得有善于察言观色者举起手中的碗，对着沈疏影道：“夫人，今儿头次见您，属下干了，您随意！”说着，便一饮而尽，将碗扬起时，则是一滴

不落。

这一句提醒了众人，各个都将碗举起，挨个儿要去敬沈疏影酒。贺季山自是不会让沈疏影沾酒，只端起碗，将酒水一一为她挡了去，惹得大家皆是抗议，说他护完了孩子，现在又护老婆。有几个更是酒壮人胆，将桌子拍得山响，一时间闹得不成样子，说是沸反盈天也不为过。

贺季山既好气又好笑，只由得他们闹，却仍是说什么也不让沈疏影喝酒。到了后来，见众人实在闹腾得厉害，沈疏影倒是微微笑着，将酒从贺季山的手中接过。她的声音娇柔婉转，吴依软语清清甜甜，刚一开口，闹腾的众人便刹那间安静下来。

“大家远道而来，为孩子庆祝满月，我心里很感激大家，这一碗，我敬你们。”她话音刚落，众人便哄然叫好，一时间震耳欲聋。

贺季山皱眉道：“这酒烈得很，你哪里能喝？”

沈疏影眨着眼睛，小声央求道：“我就喝一小口。”

“好不好？”见他仍是不松口，沈疏影抿唇一笑，话语里颇有撒娇的味道。

贺季山瞧着她巧笑倩兮的一张小脸，又哪里还会拒绝？只得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
沈疏影转过身子，刚要将碗举起，不等她张口，就听身后传来一道娇娆清脆的女声：“我们关外的酒向来都是烈得很，贺夫人这娇滴滴的南方小姐，又哪里能喝我们关外的烧刀子，别说是喝，就怕闻上那么一口，也都是要醉了。”

听到这声音，原本热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。沈疏影不用回头，也知道这声音正是孟静蓉的。

看见她，众人皆是一个立正，换了声：“大小姐。”

孟静蓉微微颌首，款款上前，从桌子上随手端起一碗斟得满满的酒，对着沈疏影笑道：“贺夫人，这一碗，静蓉先敬你，恭喜你喜得千金。”

说完，她便将碗送到唇边，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，就将一大碗烈酒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。

若换在平时，见她这般将一碗烧刀子喝完，众人定会拍手叫好，道一声“大小姐海量”，可眼下的情形委实微妙，就连胆子最大的，也都静默下去，轻易不敢吱声。

沈疏影见她将一碗酒喝下，自是不能被她比下去。她一语不发，也将碗端起，刚要喝下，却被身旁的男人一把夺了过来。贺季山面色漠然，只看着孟静蓉道：“内人不善喝酒，这一碗，我代她喝。”

孟静蓉“扑哧”一笑，脆声道：“贺司令真是爱妻心切啊，静蓉方才可是清清楚楚地瞧见贺夫人举起碗，要去敬大伙儿，怎么换成静蓉，贺夫人就变得不善喝酒了？”

贺季山也不说话，只端起碗，对着孟静蓉道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便仰头而尽。

孟静蓉的眼眸映着璀璨的光，艳若桃李的脸上是精致的妆容，一切都无可挑剔。见贺季山将那碗酒喝完，她眼眸闪了一闪，似是想起了以前的事，只静默不语。

贺季山一只手揽着沈疏影的腰，另一只手刚将碗搁下，就听孟静蓉开口道：“过了这么多年，贺司令依然是海量，既是海量，一碗又怎么能够？不如让静蓉再多敬您几碗。”

说完，孟静蓉又端起一碗，一滴不剩地喝了个干净。喝完，那一双柔媚的眼眸笔直地向着贺季山看过去，唇角噙着笑，那唇瓣上擦着的口红，此时被酒水一冲，倒有些晕染开来，却是更增丽色。两碗烈酒下肚，胜雪的肌肤上浮起淡淡的粉色，尤其是脸颊处，更是艳若桃花。

贺季山眸心依然是淡淡的，隐约间还透出一抹冷冽。他一语不发，只将碗举起，也喝了个干净。

“季山，咱们待会儿还要去别桌敬酒，你不要喝太多了。”在孟静蓉第三次将碗举起时，沈疏影的声音恰到好处地响起，只让孟静蓉的手生生停在了那里。

贺季山的确喝了太多的酒，此时就连眼底也微微红了起来。他闻言便点了点头，对着沈疏影微微一笑，那一笑极是宠溺，声音更是温和：“好，你不让喝，那我就不喝了。”

语毕，他转眸看向孟静蓉，唇角虽是依旧噙着浅笑，语气却是明显冷淡下来：“孟小姐，不是贺某不愿奉陪，实在是，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对沈疏影看了一眼，方笑道，“妻命难违。”

孟静蓉捧着碗的手已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，心里似有火在烧，在那火烧的同时，又有一把小刀，一寸一寸地割着她的心，只觉得痛到了极点。

